

「詳批朱著文藝心理學」讀後



亞菁

提到翻譯，就想到被人稱為「翻譯先生」的林以亮教授。林教授數十寒暑不輟翻譯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。而且他又焚膏繼晷研究理論，終日聚精會神在「信、達、雅」的天地。他的「翻譯的理論與實踐」為我們的翻譯界樹立新的里程碑。他對霍克斯翻譯「紅樓夢」的批評，更讓人折服他對中西文學浸淫湛深，領會貫通的功力。不過對他的近作「詳批朱著文藝心理學」（登現代文學復刊第二期）的若干觀點，我却

不盡苟同。
林教授認為「文藝心理學」的行文頗為流利，認為朱光潛寫作「文學心理學」的出發點，或許是因為

「中國的確還沒有一冊有系統的美學著作」。而却批評該書「錯誤百出、謬論連篇」，是「絆腳石的劣作」。而造成這種弊病，林教授認為癥結在朱光潛「治學態度不够嚴謹，尤其在音樂和美術方面，強以不知為知」。姑且不論「文藝心理學」的良窳，如此評語對作者顯有誣蔑之嫌。「文藝心理學」有矛盾、有疏忽、有武斷、有籠統、有淺陋、有空泛、有妄斷，甚或有小題大做、望文生義、牽強附會的瑕疵。但是如果回溯三四十年代既然尚未有系統的美學著作，既然國人對音樂和美術的認識，都要從日人譯著入門，像「文藝心理學」這種華路繚繞的美學著作，本就應贏

得激賞與喝采。就像有人說「翻譯是一件既喫力又不討好的工作」，但是仍舊要有勇氣接受冷嘲熱諷的開拓者在前指引。而朱光潛的「文藝心理學」的「作者自白」裏說：「每次講演，我都把原稿更改過一次」，「有五章完全是新添的」。這種對學問的真誠，怎能指責為不嚴謹呢？

林教授又認為「文藝心理學」不但「不能在理論上建立一個完整的體系」，而且「實例中又錯誤百出，人名和專門名詞前後不統一，連最基本的校對工夫都沒有做好」、「書中從頭至尾沒有一條註解」，這些指責我們也無異議。可是他又說朱光潛「有時還把他人的意見據為己有，涉剽竊之嫌」。這種批評我們却無法忍受。因為「文藝心理學」雖然文中沒有註解，書末却有簡要參考書目，分目錄、重要原著、入門書籍、專門要籍四項，羅列專籍、論文不下三四十種，就應洗刷剽竊的嫌疏。而林教授又提及梁宗岱的長文「論濫用名詞」曾批評劉西渭（李健吾）和朱光潛，而以後劉曾寫文承認錯誤接受批評，朱却始終默不出聲，就遽定兩人的高下，似乎武斷且又不公。就曾有一位寫小說的作家，有人批評他的小說比以前的

成績遜色，想不到這位小說家不但不開門面壁深思，竟一時意氣，對作者、編者、雜誌大加筆伐，浪費筆墨弄些無謂是非。其實，拿出作品才是最好的爭辯途徑。強辭奪理於事無補，徒暴露個人的幼稚無知而已。而任何人有時都會囿於自身的性格、環境、年齡，知識經驗也不是一成不變的。朱光潛的「詩論」、「談美」便是一再對舊作稍加修改和補充的論者。

林教授又說：「這些年來，眼看它一版又一版的流傳，竟然沒有人指出他的毛病」也有待商榷。劉文潭教授的「現代美學」序論就曾指出「文藝心理學」有四項缺點，大意是（一）取材過分狹窄，忽略不少重要美學理論。（二）敘述理論有時斷以己意，與原著不符。（三）編排缺乏系統，立論不够客觀，恣意揉合而顯零散。（四）作者缺乏哲學的素養，對各家理論皆有「想當然耳」的看法。劉教授因見西方美學專著汗牛充棟，而我們翔實精闢的著作却鳳毛麟角。少數文字也只是浮光掠影，支離瑣碎，而讚譽「文藝心理學」為「傳頌一時之名著」。然後再以今日的眼光歸納前面四項缺點，只是他沒有再詳細的舉例說明。

林教授又說：「同類書却到現在為止，還沒有第

二種出現。」也顯然不確。因為目前坊間就有兩本讀者耳熟能詳中文的文藝理論著作，一是王夢鵬教授的「文學概論」，另一是姚一葦教授的「藝術的奧妙」，前者古典典雅，後者體大思周，可謂珠聯璧合，前後輝映。

林教授又認為目前一般人濫用「文藝小說」、「文藝電影」不嚴肅說法，也是因為「文藝心理學」造成的遺毒，因為文藝名詞本身使用的不正確，而造成混淆現象。這種說法也似是而非。「文藝心理學」既是列為大學教本，既是讀者對文學的基本觀念原理都稍有涉獵。我想把女明星的訪問，說她們十有九個愛看文藝電影、小說，也是受「文藝心理學」的影響，顯然也是沒有根據的說法。

最後林教授認為「文藝心理學」翻譯書名、人名前後矛盾而不統一。誤譯、漏譯、歪曲原著，未依原作，核對原文而逕照己意譯出，這種態度固屬不够嚴謹。但是若因為音的輕重，不照原來文字讀音標準通行譯法，而去苛求他人，顯然亦是吹毛求疵。「文藝心理學」既是列為大學教本，既是讀者對文學的基本觀念原理都稍有涉獵，而朱光潛也都有將原著的書名

、人名附出，讀者看見 Freud 譯為佛洛德，雖說將「伊」音漏譯，但是總不會妄自揣測是德國另有一新派心理學家的創始人。這就像以「荒原」膾炙人口的 T.S. Eliot，如果將書名、人名列出，譯為艾略特，或是歐立德，對於鑑賞作品，顯然都無妨礙。

當然一個批評家固可依據個人的情感，率直指個人的好惡。但是他一定要說出個人好惡的理由。而且理由又要經得起事實和邏輯的分析。那些惡意中傷，狠毒的謾罵諷刺，甚至排斥、輕視、污蔑對方，徒然暴露個人胸懷狹隘，目光淺短。而一個批評家也不能只一味從事破壞性的工作，他更應積極進行建設性的工作。也就是就作品而提出分析、比較和評價。而開創一條新穎的鑑賞途徑。而這種工作，首要具有淵博的學養，這樣說來一個批評家就應培養謙遜的態度。我們無意抹煞林教授在翻譯方面的成就，更無意忽略林教授在批評方面的慧點，但是我們更願看到論事時，虛懷若谷的謙沖君子。

冒然書此，實是盼望我們國內的批評能更上軌道，批評態度能更正確，千祈海內外方家有以教我。